

重訂四書說叢

九

無回輟 後學

章炫然若

章如錦無文

問耻章

口義云原憲狷者。他見世間之穀。皆不可食。夫子逆知其意。故說穀不是耻。不管有道無道。而但穀乃可耻耳。此正勉之以有爲。不重知進而不知退意。疑問補云。二句一氣下。夫子之意。若曰。士君子身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爲。以建立於當世。若不論有道無道。只一個穀。而漫無建立。平日期待之。謂何是可耻也。

有所不爲。是猶者好處。然有不爲者。又貴能有爲。故夫子進之。

克伐章

宛陵切琢云。克伐怨欲不行。不是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在。原憲是何等篤實好學。肯做包胥本心。遮飾於外的事。他不行處。亦是除欲不留根。然所以不得爲仁者。只是欠頭腦。只見此四者爲心之累。苦苦在四者上剝落。不知提這良知做主腦。若良知常作主。這四者自然日消月化。方是求仁工夫。如顏子心常止。故怒不遷。心常一。故過不二。他不在遷與

三上求只求常止常一便是它有頭腦處他亦非從禮處加勿的工夫但其心安於禮時時是本心條理非禮則勿之而已隨勿隨復故曰不遠復紅爐點雪不見勞攘吾輩今日只做得原憲功夫做不得顏子工夫終日去欲滅於東而生於西愈做愈難而仁則不知也袁七澤云今之學者多在靜處做工夫閉目默坐念起卽擬放下少得片時片念不生便以爲快不知正是昏沉耳無異擔雪填井運石壓草正所謂二乘糞除之道也曷自反曰是誰克伐是誰怨欲則覓克伐怨欲了不可得欲更教誰不行耶

懷居章

病。全。在。一。懷。字。居。不。獨。衣。食。名。利。之。事。卽。心。意。間。遷。善。改。過。處。不。能。一。刀。兩。斷。亦。就。是。○。居。字。還。從。不。好。邊。說。

一說管登之云、懷居卽懷土。謂私其身於一家、而無天下國家之志也。

危言章

疑問云、危言危行。只是當言當行的。無所顧忌。不是加意氣。所謂危者。自庸人小人形之。見之爲危耳。非有意于危也。管云、道以中庸爲至。何取於危。曰此

論中古以後之世也。大道隱而天下家。雖稱治朝。亦有滔滔日下之勢。君子欲以先進易後進。言行安得而不危哉。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危行也。非意氣激昂之謂。言孫只是孫于理而不直遂耳。此正善行其危行處。若亦以危言行之。往往取禍。而國家事分毫無補。此正見君子經權之妙。

有德章

疑問云。要味必字不必字。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在內。

南宮适章

謂。适。默。以。禹。稷。比。孔。子。恐。未。必。然。但。适。以。三。桓。之。世。
喬。而。能。慨。然。於。千。古。之。興。亡。知。在。窮。約。赫。奕。之。外。正。
自。不。易。故。夫。子。贊。之。夫。子。不。答。其。論。已。是。無。容。再。
答。也。舊。說。以。爲。不。敢。當。潛。推。之。意。又。以。爲。恐。以。成。敗。
論。人。爲。奸。雄。藉。口。故。寧。以。默。應。之。不。知。聖。人。最。爲。平。
易。當。問。答。時。安。得。有。許。多。周。折。或。曰。夫。子。何。以。出。
而。稱。之。曰。夫。子。猝。未。及。答。徐。而。玩。味。轉。見。深。長。故。反。
顧。歎。之。絕。無。它。意。

君子不仁章

君子不仁。要說得細。小人不仁。要說得粗。有矣夫。

是想像德度之詞。不得着實說。如何不仁。此是論
仁。不是論君子小人。

愛之章

能勿二字最宜玩。愛則不能不勞。忠則不能不誨。皆
其心之自然。不可過處。疑問云。忠愛所包者廣。五
倫之間。在在有之。恐當時未必專主君臣父子間發
也。漢詁亦寬說。

爲命章

此章當想見四子和衷之美。有說重子產能用三子
之長者亦是。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蓋借鄭事以爲修辭命者之法。言草創得如禪謀則善矣。下放此。

惠人章

三段隨問隨答之詞原無關紐。後人立主意搏挽。爲作時文計耳。書中放此者多不可不知。

無怨章

此夫子就人情事勢而權其難易若此。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之異。則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疑問補云。無怨與無諂異。無諂只是無卑屈之意。無怨則幾微不平之意悉泯。幾於貧而樂者所以爲難。

孟公綽章

中玄云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趙魏者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不可爲滕薛大夫。况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因其能而併責其不能。亦不可因其不能而併棄其能用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器使之道也。
諷魯意在言外

成人章

首節全是進子路以禮樂不重四子上舉四子者是。指個影像使之自反耳。玩若字可見。管先生云才藝何必多兼。卽欲兼之亦不必以卞莊之勇益子路。

也。不曰禮樂以文之。而曰文之以禮樂。是渾將四子推入禮樂中去。不復見有四子在。故曰可以成人。知廉勇藝出于德性。便是禮樂。不謂之知廉勇莠。了。張子韶云。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可謂妙得禮樂之義矣。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得見危。便將義命爲主。而徐以觀理之。可。否亦未必不取。未必不生也。又要不忘。亦不是尾生之信。獨其零星理會。不能融成一片。如文禮樂者之渾然。故曰今之成人。若是一味不取。一味死信其所不當信。究竟與貪生苟取食言者。有何差別。夫子何

以取之。曰生平之言非止約信已也。是平生期待之言。如志道德者。期周孔志功名者。期伊呂久之時。移勢變事。不從心。徃徃退步。此便是無骨幹。久要不。忘則一生之操履可知。首節是中行。次節是猶。

公叔文子章

公叔文子之爲人不可知。夫子亦到底不曾定它。然既不是不言不咲不取。又不是時言樂咲義取。就想文子亦自可見。

臧武仲章

答問云。武仲不敢在他國求。而歸防以求跡。遜而詞。

甘。當。時。皆。不。以。爲。要。君。故。夫。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此。是。誅。意。處。首。句。是。案。下。二。句。是。斷。以。防。二。字。是。書。法。

晉文公章

此。是。論。二。公。行。事。若。心。術。則。皆。是。不。正。的。行。事。亦。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此。不。堪。細。論。亦。不。當。拈。定。一。二。事。論。訂。釋。云。按。孟。子。叙。春。秋。之。作。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周。以。君。弱。臣。強。而。衰。非。若。桀。紂。之。利。用。放。伐。也。故。春。秋。不。用。湯。武。之。事。而。用。桓。文。之。事。較。二。公。之。行。事。又。獨。有。取。於。齊。桓。以。其。正。而。不。譎。也。二。公。

正譎何以辨當以下文仁管仲之旨參之蓋夫子意在尊周不重兵車而重冠裳之會也鄭氏以召狩河陽責貢包茅二事爲正譎之辨近之而朱子則以伐楚一事爲提綱愚謂晉文伐衛致楚猶可言也以臣召君不可言也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專在責楚一節如定世子於首止明五禁於葵丘皆是然齊桓內行多不正而晉文頗稱謹飭夫子爲春秋明大義故畧其小而重其大此尚論者所當知也

管仲二章

疑問云子路責管仲在不死夫子不論其死與否但

舉九合之功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卽不
死。料可置勿論也。子貢責管仲在。又相夫子。亦不論
其相之是與否。但舉一匡之績以仁其賜。若曰其相
也。建功如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亦不可以徒
死也。然則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
是有二說。以人臣之義責仲。則仲當死。不當相。以當
時之倚賴論仲。則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在春秋
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如其
仁。猶言這個是仁。亦非全許之詞。匹夫匹婦之爲
諒節。是說仲之可以無死。非對召忽說。管登之云。

或曰管仲器小。天下豈有器小之仁人哉。夫子再三
仁之何也。曰道濟天下之謂仁。欲匡春秋之天下。舍
管仲尊周攘夷之事。更無可爲者。即使夫子而用於
世。其事亦如是而已。安得以器小而掩其仁。然伯者
以力假仁。亦可謂之仁乎。曰仲本非假者。不得已而
遇假仁之主。乃遷就以爲功。此器之所以小也。觀夫
子於子路。則重贊其仁。於子貢。則大其功而隱其仁。
亦與稱三仁之仁有間焉。其不死則深原之矣。傳曰。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蓋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然亦
不可薄召忽之死爲小諒。跡伯夷太公之事。始不妨

於並行云。

公叔文子之臣章

按文子卒。子請諡。諡以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爲其升僎也。夫子於既諡之後。聞有此事。故稱而歎之耳。夫子若曰。無論衛人議諡之義如何。卽此一專卽可以爲文矣。

衛靈公章

疑問云。觀衛靈之宜喪而不喪。此以知用人之亟也。夫子對康子說。煞有深意。

不作章

爲之也難。只就當時看便見。

陳恆章

管東溟云。或疑田氏得民久矣。齊強魯弱。討恆能必濟乎。曰。傳引夫子告君之言曰。恆弑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度德量力之言。非誣也。獨疑三家之不肯討恆。一恆人知之。夫子何不量機而輕告。曰。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此正志之所在也。告而從。可以匡齊。告而不從。亦可以警魯。請討之功不小矣。焚書云。世固有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

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與否也。
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之亂。
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若
說非義。則沐浴之請亦非義矣。何也。齊人弑君。與魯
何與也。而况于家居之孔子乎。是出位之僭也。明知
哀公三子皆不可與而言。是多言之窮也。總之爲
非義矣。然總之出於義之有所激也。能使亂臣賊子
懼也。是當日一大部春秋也。明知做不得說不得安
可無此議論乎。安得無此議論乎。春秋之世。弑君
三十六。討賊之義。泯滅於人心久矣。夫子以告老之

大夫提揭於天下。而萬世之下。知陳恒爲漏網之大逆。三家爲未露之陳恒。當麟經絕筆之後。而復續出此一段春秋。夫子之功。豈不偉歟。

勿欺章

勿欺須就犯字中看。始見得。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它。翹君市直。勢所必至。卽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須知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饒氏云。勿欺甚難。須是平日寔落下慎獨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却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

上達章

爲善如登。爲惡如崩。理欲皆有不能自己之勢。是之謂達。說君子小人已有上下之意。達則自不容已。

爲己章

饒氏云。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個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心在於己。今之學此者。心在於人。如三年學而志於穀。便是爲人。而非爲己矣。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與。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陋。尚未至此。居業錄云。爲己只把自己事爲。

其所當爲。久之只見一個當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蘧伯玉章

蔡虛齋云。春秋大夫如伯玉。是有裏面工夫的人。使
者一言道破。所造亦儘高。刪正云。夫子問夫子何
爲。使者乃不說其所爲。而直指其用心處。以對是之
謂知言。是之謂專對。

思不出位章

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彖
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楊簡云。人精神盡在
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以良其背。使其面之所
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
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
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寔不見其
人矣。是止得其所者。無所也。無止也。非有所而欲無
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無所無止。無止之止。真
止矣。又云。或曰。思何以言止。曰。心之官。則思。安能
廢其職。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所謂止也。
若欲息慮以求止。則二氏之止也。非聖學之止也。

蘇子瞻云。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可以得思不出位之意矣。王龍溪云。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離念而求寂。則思廢。墮體黜聰者也。謂之斷見。當念而不寂。則位離。憧憧往來者也。謂之常見。常淨而泊然棲乎性宅。此則非斷非常。唯君子能之。萬思默云。康節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與何思何慮之義何所當也。龍溪曰。思慮未起。乃邵子先天心法。卽何思何慮之旨。非對已起而言也。思是心之職。不思便是失職。未起云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思慮。非不思不

慮也。易大衆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出位之思，卽未起之思。慮所謂止其所也。有起有出，卽爲妄。鬼神便。可測，非先天之學也。知思慮未起，則知未發之中矣。

耻其言章

此句作一氣看。耻字方得力。

道者三章

聖至夫子。其自視直與匹夫匹婦無兩體。我無能焉。是真話。非謙詞也。夫子自道也。亦儘窺見夫子若虛若亡體段。

方人章

夫我不暇。非謔語。是實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安得有暇。李見羅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安暇方人。朱子云。學者須思量不暇做甚麼。

不患章

能字所指者廣。

不逆詐章

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逆億之不能覺。易知此卽不逆億矣。豈便能先覺。世之忘機而受人欺者。非一人矣。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

四書章句
方能先覺。陽明云：夫子是教人致良知，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覺人之詐與不信也。先覺如鑑，在懸影過必見。隨應而覺，而所以覺者常在。應先故曰先覺。若說覺于事未起之先，則與逆億何異？賢是活字。猶俗語說這個方好。語意似爲世之以億逆爲賢，而不由先覺者發。

微生畝章

疑問云：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全是明自己心事。非疾畝之固也。王宇泰云：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以天下得所爲極致。仕止久速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而常以

生物爲心故疾固。無可無不可只是不固。

驥不章

驥未嘗無力。但所稱不在此耳。

報怨章

中玄云。以直報怨。非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之說。怨亦有不容不報者。如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是也。所謂直者。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解狐之薦祁伯。惟其才也。彎弓送之。曰。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既

斬而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而已。若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則無怨無德者。又何以處之。

莫我知章

中玄云。此聖人自述其爲己之學。如此他人學問。便有邀福求知之心。有不得便自怨尤。此便有形迹表著。而人可知。夫子孜孜下學。只是了自已事。無與于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故曰知我者其天乎。或曰反己自修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己。還是與天人有計較處。聖人只是自修而已。非有所計較于

天○人○之○間○也○曰○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
子○是○說○潛○修○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
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則○見○其○中○自○有○人○
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何○如○曰○暗○室○屋○漏○出○王○游○衍○
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聖○人○亦○
但○言○人○不○知○而○已○未○嘗○說○已○與○天○爲○一○也○曰○天○下○皆○
知○夫○子○爲○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爲○至○聖○而○
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寔○際○處○至○今○誰○人○知○得○
楊○慈○湖○云○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猶○不○能○
自○知○而○况○於○它○人○乎○袁○七○澤○云○夫○子○隨○緣○任○運○着○

衣喫飯也不怨天也不尤人世謂此尋常下學耳不知卽是上達也所謂神功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此義愈淺愈深不怨天不尤人與下學不作兩層看好陽明云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下學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更無有上達工夫

公伯寮章

與是大槩話

辟世章

愚玩詞意當是徹環不過將反魯而自哀傷之詞夫

子○平○日○不○滿○辟○世○之○士○。○至○此○翻○覺○其○是○而○尊○之○曰○賢○者○。○若○曰○當○今○之○世○亦○不○容○使○人○不○辟○耳○。○如○其○次○皆○非○有○意○於○辟○者○也○。○然○周○流○於○魯○衛○陳○蔡○之○郊○。○可○謂○用○乎○只○可○謂○之○辟○地○而○已○矣○。○去○就○於○蜚○鴻○群○婢○之○故○。○又○可○謂○用○乎○亦○只○可○謂○之○辟○色○辟○言○而○已○矣○。○究○竟○出○不○得○一○個○辟○字○。○栖○栖○皇○皇○何○爲○何○如○辟○世○之○爲○勇○決○哉○。○始○猶○欲○接○言○通○情○。○以○回○辟○世○之○轍○。○至○此○轉○從○而○賢○之○歎○之○無○聊○甚○矣○。○與○叙○逸○民○而○以○已○殿○之○同○意○。

作者章

蒙引云此孔子憂世之言。作乃見幾而作之作。味其

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言好人去了恁多。怎生好。管云。愚玩此言似傷魯事。豈在師摯適齊之際歟。

晨門章

義府云。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與。爲譏爲稱。固不可知。然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盡。夫聖人之於天下。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也。子與親疾不可爲矣。猶皇皇求醫藥而療之。以望萬一之或生。不忍束手而待其斃也。故不知春秋之不可爲文武。是無天也。知春秋之不可爲文武。而漠然付之於春秋。是無人也。不

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爲。是不仁也。聖人卽天卽人。卽仁卽智。故知其不可而爲之。味其言雖不比荷蕢丈人之倨。却是含諷刺的語。

擊磬章

當時如荷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者也。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亂地位故決意長往而不反耳。故驟聞磬聲不覺打動忽然歎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歎卽夫子之心也。旣之鄙則真荷蕢之心也。夫子曰果哉亦儘有知荷蕢處果哉與由也好勇過我相似末之難矣亦是果哉轉語作一句讀。

便無味。

諒陰章

管云周公當成王諒陰之日。負扆以朝諸侯。而流言起。則此制亦禍本也。是以康王葬畢卽位。而漢文遂起。以日易月之制焉。蓋亦時勢之所必至者。今不可反矣。竊謂服制奪于世變。哀戚本乎至情。但於二十七日之後。以袞服御外朝。而以縞服居內殿。其猶諒陰之遺意歟。

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故春秋未葬而與盟會者不稱君。譏之也。葬則無譏。葬而卽位。自康王始也。

上好禮章

義府云。好全在精神心術上感化得一體。如身使臂。臂使指。故曰易使。

修己章

朱子云。只一個修己以敬。其事便了。安人安百姓。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復以此答之。質言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以字最好。是卽以修己者安之云耳。蓋人能修己。則其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而其舉動情欲。自無拂民從欲之處。何事處不得當。何人處不得妥。真是就以此修己者。安了人。安了百

姓不主感化言。朱子云，只心存便是敬。心存便不昏。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躍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堯舜其猶病諸。正堯舜修已以敬處。

原壤章

原壤是老莊之流。夷俟正禮，豈爲我設之意。彼方視父子兄弟，少長生死，皆若浮萍之相值而不關情者。故夫子以立身之道傲動之。刪正云，是爲賊總承上三句言老而不死，謂以不孫無述者而永延於世也。

闕黨章

初問云、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所以洒掃應對。爲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也。夫子教童子將命。正此意。

問陳章

蘇子由云、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於學而已。不知其他也。犁彌謂齊景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所以知之者。猶犁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

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遂○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疑○問○云○。子○路○慍○見○之○問○。卽○不○悅○見○南○子○公○山○佛○肸○之○意○。未○免○於○此○動○氣○。只○是○於○性○命○中○。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見○得○君○子○所○可○自○必○者○。自○家○有○主○張○。不○爲○窮○通○所○搖○奪○耳○。一○爲○所○搖○奪○。卽○溢○於○本○分○之○外○。此○便○是○濫○。不○是○放○逸○爲○非○。子○路○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多學章

管○登○之○云○。多○學○。謂○多○聞○多○見○。識○知○也○。卽○知○其○理○之○一○也○。但○曰○識○則○知○尚○存○。而○非○一○以○貫○之○之○空○體○矣○。夫○子

交無不博。理無不照。亦若多學而識之者。然不以識用。而以空空如用。此從一貫中來也。子貢貨殖爲學。久而將反於一矣。故以此機迎之。又云非也。予一以貫之。此夫子直指性體。以決子貢之機。而子貢亦嘿然領受。不復有所疑問也。悟意入於忘言。故無曾子之唯。淮海近語云。人若得所謂一。便多學而識。原非逐外。獨居靜坐。原非滯內。只是這一所貫通。若不知這個。一多學多識。既是逐外。不學不識。又是泥空。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也。一貫卽是曾子一貫。世間原無兩一貫也。理解云。多學之

爲病者。由不知一也。苟知其一。則仁義不相反。忠孝不相違。剛柔不相悖。曲直不相害。動靜不相亂。語默不相反。如是則多卽一也。一卽多也。物不異道。道不異物。精亦粗。粗亦精。故曰通於一。萬事畢。訂釋云。或疑多學而識之。亦以萬殊歸一本也。則與一貫何殊。曰此從性地之徹與不徹而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猶有擬議安排之意。在雖反諸一。而猶未離乎識也。學者苟非上智之資。必無有不。由多學而入一貫者。孔門唯顏子有空體。故從一以貫之直入。而達於不違仁之地。其獨稱好學。以此子。

貢子與雖悟一貫而氣習猶難頓盡然而見地真矣

由知德章

正註原無感遇意不能知其意味之寔意味之寔四字最好。答問云夫子藥子路。往往在知上。故曰誨女知。曰六言六蔽。

無爲章

路史云爲者敗矣。而無爲之說爲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勤亦至矣。而先聖以爲無爲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爲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權柄綱維一切委而不理。而天下大亂矣。虞帝之無爲。豈如是耶。

夫天地以生物爲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爲也。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而已。一於有爲者。商賈之事也。一於無爲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其人。天下之事。皆其事。豈可以商賈佛老治之哉。用商賈與佛老治。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爲。六變在手。佛老之無爲。喪其兩肘。疑問云。恭已正南面。正所謂居敬而行簡。篤恭而天下平者。舍恭已而言無爲。後世之所謂萬事不理也。許敬菴云。恭已正南面。乃是聖王一段真精神。默運於上而不動聲。

色之象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王者代天理物因時立政兢兢業業豈盡其所作爲而爲出於無爲故無爲而無乎不爲後世之君有爲則擾無爲則廢非其本矣又云聖王盛治者必本無爲其獨稱舜者以其上紹堯下得人益泯其有爲之迹耳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其嗟傲子衿衣鼓琴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則曰無爲雖封山濬川誅兇舉愷而不可謂之爲也

問行章

首節行不行是論其理次節是熟後境界下手工夫

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夫然後行夫然行三字宜玩必如此然後行則未至於此便不可行此正教它下工夫處立則二句是化境不是工夫熟妙之後滾滾不離常在目前苦說把一忠信篤敬眼眼覷着此與司馬公常念一中者何異管云其字虛指性體蓋忠信篤敬之歸着處也非以忠信篤敬爲意象而想見之參前倚衡卽指當下之境而使之察也○驟看似較舊說深一層試思忠信篤敬豈可執以爲見之物所見者忠信篤敬之理耳既謂之理非性體而何且忠信篤敬亦因言行而有究竟行之關通處一性體

之自攝耳。書紳是病。不可便與參前倚衡一樣看。張子韶云。表裏分明都見了。區區何必又書紳。

史魚章

二子皆衛扶亂之臣也。重無道邊立論爲長。衛自獻公至靈公。大抵皆無道之世。伯玉周旋四朝。未聞其懷卷。故夫子曰。則可卷而懷之。見非能進而不能退者也。言外更有不忍懷卷之意在。紹聞編云。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有意味。若邦無道而退。則易易爾。不必伯玉也。

可與言章

初問云。不失人。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在一言之間。淺深語嘿。自有妙處。又云。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之。如對症用藥。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智者應物如良醫。施鍼鍼。鍼入竅。

志士章

夫子言志士仁人。平日無求生以害仁之心。一旦遇大利害。實見得是有殺身以成仁者。程子所謂成就一個是而已。曰有殺身亦非取必於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與其間。

則貪生妄死俱不足以言仁也。袁峻陽先生如此說。管云：程子外註提人醒矣。學者又須知遇此機會，須先有朝聞夕死根基，然後能當斯境。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夫子並言志士仁人，正安利之別也。然利之未能而勉強以行之，亦不失爲志士。志士仁人，夫子就已成者說，蓋從容就義，重於泰山，非有養者不能也。

善事章

爲仁由己。而夫子曰：事賢友仁，似乎舍本而務末。說者求其解而不得，遂以爲子貢悅不若己而樂之，不

知夫子言利器而不言所以利器之方。是從子貢既識仁體之後言也。除却自己身分上事。已不須說。但須隨地廣收。以充仁之量耳。子貢平日親夫子而遜顏淵。亦非悅不若己者。止曰利其器。則巧在心運。在手不必言矣。夫子語自斟酌。居是邦也。四字亦不草草。是教它隨處取人。不擇地意。

爲邦章

陽明云。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大本大原。都已完備。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云。他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

末節。或有踈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告他人。終不然。只行了夏時。乘了殷轍。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陽明之說。亦是但學問。至孔顏天德王道。更不容分假令。夫子得邦家。亦只是將見成物事。將出來行。如堯命羲和治曆明時。此行夏時之始也。然六府三事允治。庶績咸熙。卒不外此。何嘗分作兩樣。故朱子曰。堯舜禹。却只就事上理會。紹聞編曰。當時數者。見在。而孔顏之德之學。又足以舉而行之。故說起。便是眼前事。二說儘妙。蓋地位到顏子。孰爲治道。孰爲治法。夫子就手拈來。告之。若與它人言。便只

是格套。非因其不足而補之也。

遠慮章

慮與憂本是一塗。遠與近亦無定象。

竊位章

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竊位猶言據非其任云耳。世之論者以賢否相忌。名位相軋爲說。治穿窬以斬關之罪。人其肯服乎。

躬自厚章

君子非有心于避怨也。人之有怨於我。必我有不釋。

於人者焉。卽此便是人己之心。不能相通處。故必至于寡怨。而後見自修之至耳。夫子告仲弓以忠恕。而必以邦家無怨驗之。亦是此意。此章只重躬自厚。薄責於人。卽在躬自厚內。金臺商訂云。只緣自不用功。所以常見人非。若自反誠切。用功縝密。見人非處。自漸少。又宋人云。學至于不責人。則幾矣。正是此意。若洒然分作兩事。則看人做落。亦豈君子成己成物之心乎。便說不去。朱子中庸解云。凡人責人常明。責己常暗。求人常急。求己常緩。但一拽轉頭來。便是天理流行。天理之中。安得有怨。

不曰如之何章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有兩等人。一等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人。一等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人。兩等人俱是聖人所難處。

一說續筆乘云。人之於道。以憤悱而通。如之何如之何者。憤悱之象也。不如此。卽善啟發如聖人。亦無如之何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魏伯陽曰。千周萬徧。兮爛紛紛。其可觀鬼神。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噫。非嘗困衡于思者。孰知其味哉。○此說較細。只在事境上說。語氣更近。

羣居章

好行小慧。卽是行其所言者耳。今人創造新奇。隨姑試之。嘖嘖之黨情狀如此。

義質章

楊貞復云。此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達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于前矣。末句是贊詞。三之字指義說禮行孫。出信成。是一時事。無次第。李卓吾云。單言義則四。

德皆具。故義爲總名。如乾之有四德是也。今各舉言之。正所以盡義之用耳。又云如伯夷泰伯。宜有國者也。此二子之義也。然太王有欲立季歷之心。孤竹有立叔齊之意。二子若執嫡長以爲義。則太王孤竹之心不遂。而二子欲順太王孤竹之心。拂矣。故決之於禮。則泰伯決不宜承宗廟之統。若顯然推之於季歷。恐太王或未安。此委曲以從禮。尤人子所難者。故披髮羊狂。逃竄荆蠻。使季歷有得國之寔。太王無欲傳之名。而泰伯又無讓國之迹。此義之盡。而禮之精。委曲遜讓。天下不識。古今不議。此方是遜。若只是讓。非。

遜也。須是連讓亦讓。方是遜。然此只就讓國一事言之耳。凡事皆然。如子房借漢以爲韓義也。而卒竭謀以成漢祖之業。則禮之行也。符於義。終焉辟穀不食。而辭萬戶之封。則遜之出也。協於禮。終始一心。誠信無僞。故漢祖獨深心信之而不疑。嗚呼。此非君子處世之大法哉。

病無能章

此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只倒一下。便見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爲病。與以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詞者。自別。

疾沒世章

君子非疾無名也。疾無寔也。非疾人之不見知也。疾我之無可知也。古人原不將名寔分作兩事後世棄實驚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

求諸已章

賢言云、求諸已。卽孟子自反之說。凡行有不得者。皆求諸已耳。小人反是。切不可爲人爲已看。這求諸已亦不是到有不得方求。只是念念求已。不涉應感上。

矜爭章

須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非矜羣分屬之說也。亦非矜羣互交之說也。君子之矜。自然不爭。君子之羣。自然不黨。不如是不可以爲君子。

言舉章

疑問云。專在聽言邊說。正見君子虛心以受天下之言也。

一言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時時如吾心。則疴痺疾痛而藩籬撤矣。豈不終身可行。管云。恕之一言。卽一以貫之道。但曰勿施。則猶強恕之事。而非聖人之一貫也。

此亦子貢從多學中有反約之心。故發此問。夫子遂迎其機以導之。子貢它日自道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自許雖稍過。而一貫之悟端可想矣。

致譽章

剛正云。謹者對人之詞。與無字不同。不可混看。有所試謂已有徵驗。非謂知其將來也。若說知其將來。又是譽了。○如此說謹字。正與斯民也。關情。管云。直道是非之公也。行行於民也。言三代之王。皆以是非之公行於此民。我又安敢謂民心之不古。而以毀譽

之私行之哉。所以二字有深意。蓋推三王導民之深
心。無非欲率天下之不直以歸於直也。夫子以直道
附盛王。卽竊比老彭之意。而其欲易無道之思。隱然
見於言外矣。又云。玩夫子斯言。實有執古御今之意。
蓋將以三代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也。若謂今此之
民。依然三代直道之民。則下章何以悼史官之闕文。
示衆好惡之自察。

史闕文章

蘇長公云。二者雖不足以損益於世。而君子長者之
澤在焉。故聖人識之。而况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

旅次湯語云。史闕文。不忍盡書也。爲尊諱。爲親諱。爲賢諱。故有闕。忠厚之道也。必欲詳書。史職雖盡。而仁恕遠矣。○如此解深遠。卽如舊說亦自好。孔子書夏五。便是闕文樣子。

巧言章

爲巧言所亂。只是入德不深。爲小不忍所亂。只是識見不徹。此雖非章中正意。不可不知。

衆好章

可疑。正在一衆字。好惡至於合衆。不至大好人。便是大奸人。所以不可不察。

弘道章

責成人意。只重人能二字。不重弘字。究而言之。人未生以前。道之名亦不立。連道之得名。亦是人能。故曰人能弘道。此人字卽匹夫匹婦亦是。若說道能弘人。何不能弘愚不肖爲賢智。又何不能弘賢知爲聖人。道真着力不得。訂釋云。言人能弘道可矣。又言非道弘人者。蓋君子之大大於道。則人亦以道而弘。究竟乃人弘之耳。此言豈爲藐視形骸而高譚性命者發歟。

過而章

大意只是誘人改過。

終日章

思不如學。夫子對徒思說耳。所謂學者。正是思學並進。若舍思而徒學。亦自有病在。羅近溪云。學之巧而入微者。卽所謂思思之精而不易者。卽所謂學故非思則學無以成。始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管云。玩無益兩言。似猶是四十不惑以前事。至知命後。則言忘食於學。不言廢食於思矣。又云。朱子曰。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武進唐中丞曰。此必聖人志學以後。自覺心體流行。尚有未純一處。故發此猛心耳。愚謂。

二說皆有。味。然皆以仁學蔽聖學也。夫子兼仁聖之學。仁學至於無我之盡而止矣。聖則窮神知化。不可致思。而思實聖功之本也。故工夫至於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前後任其天機所觸。窮心路於無修無證之處。以觀究竟之若何。此作聖之學。而亦仁體流行至此。固非理有未明。而勞心以求通。亦非欲有未盡。而疑神以求淨也。然自知命以上。大段着力不得。則仍學以俟之而已。此章正合仁聖合一之宗。愈窮則愈無盡。非顏子卓爾未由。不能透此消息也。

謀道章

疑問云。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耕也。句見謀食者未必得食。學也。句見不謀者未必不得。得失皆非關於謀。正見食之不當謀也。

知及章

水西洛敬云。只一知及亦未易承當。是已見道了。仁守工夫不在知及之外。只靈明處不息。便是仁守。莊禮工夫不在仁守之外。只是仁守之克實光輝處。無垢語錄云。或問所見與所守孰難。曰所見難。或曰今人有所見而不能守。則併所見而失之。曰不然。只是見不到耳。今人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見之審也。

設陷穽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多矣。彼見回虎而畏者。又則狎之。一日遇其真。則喪膽失志。終身不敢入山林。其理可見。龍谿云。問知及仁守。而猶有不莊。以禮之疵何也。此是古人精一無盡之學。知字甚重。譬之一室。身心都到在此。方是知及之。仁守之。則當常住在此。誠住在此。些子踈漏處。都照管得完全。要之一知字盡之矣。仁守以下。只是知到熟處。非有二也。管云。動之以禮。正從心不踰之事。未可謂氣稟學問之小疵也。重智仁。不重莊禮。正近儒宗禪之敝習。章中數之字。所指安在。真不可解。時說以爲道。

四書論語
爲理爲至善之所止處。合之於莊涖句。幾不通矣。
一說之字俱指民說。最爲有理。今却難從。

小知章

中玄云。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爲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爲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豈以君子必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不可觀乎。

民仁章

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卽以緩惡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爲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辨論。卽以利害。

論而仁又獨有種而無害。此聖人提醒人語。論語
則云何以水火吾見蹈而死者也。水能溺人。火能焚
人也。所以能焚人溺人者何也。與我二也。何以未見
蹈仁而死者也。仁存則人心生也。生生而不息也。所
以能生而不息者何也。與我一者也。民字卽天生
蒸民民字。

當仁章

不讓于師。只是形容一當字。許敬菴云。當字大有
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起。請事斯語。顏子
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遊于夫子之門。未嘗

以當仁遜夫子也。

貞諒章

淮海云。貞者允執厥中也。諒者執中無權也。貞者固守其禮義也。諒者死守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貞者言不必信。行必不果。唯義所在也。諒者言必信。行必果也。貞者可經可權。可常可變。而一歸於正也。諒者拘經泥權。而不知其正也。貞者以天下之理爲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爲主。有私者也。貞則不諒。不諒然後見其貞。諒則不貞矣。貞與諒所差只毫釐。諒非有出于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卽

是貞。但有我。但任己。雖謂之貞。亦是諒。

敬事章

後直是絕是念而不存于胸中。觀注云後獲之後可見。

有教章

論語測云。教者爲類而設也。猶醫者爲病而設也。教也者。變其二而復諸一也。一則無類矣。王宇泰云。有無二字。相爲呼應。人之有類。以無教也。有教則無類矣。

道不同章

不同。謂道術不同也。如尚同尚異。貴先貴後之類。若善惡邪正之不相謀。又何須說。

辭達章

塞者通之隱者著之。達之謂也。未達不可無辭。既達何必多辭。達者辭之則也。故曰而已矣。

師冕章

義府云。冕之來。冕自有相者。但彼來見夫子。哀矜之心。自不能已。故不因彼之有相而遂止。必歷歷告之。此卽文王不侮鰥寡。帝堯不無告之心也。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聖人一言一動。皆此心天。

理之流行本未精粗一以貫之方告時亦安知此是道因子張拈出是道故見是道袁七澤云子張疑此小事未必是道殊不知共由之謂道有能有不能者不得謂之道今哀瞽者而告之不獨聖人能爲卽闕闕之愚夫未有不能者豈非古今共由之道也哉故夫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知乎此則知聖凡十二時中行在坐臥無一毛頭不是道矣

顓臾章

疑問補云季氏將伐顓臾只是個欲字欲便無魯無先王故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又云夫子欲之是

一篇大主意。冉求以子孫之憂。文季氏之欲。夫子却深惡之。又從此個欲字。直究竟到渠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又云。夫顯使三句。不可分三項說。是叠叠說來之詞。總是反覆明其不可伐。又云。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及夫子說到虎兕出柙處。冉求并季氏之欲。亦爲之掩飾。故夫子責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又云。固負固也。故下文有遠人不服之說。又云。上下各適其分。曰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和則國家世守而安矣。均安中著一和字。最妙。又云。夫如是者。如是其安。

分而無欲也。安分而無欲，將無冀於國中，而况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不事於兵。既來之，則安之，而不利其有。非內治修遠人服之說。又一說，遠人不指顓臾說。東坡論語解云：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疑問補云：冉求說不取顓臾，是季氏子孫之憂。夫子說季孫如此行事，卽是及身之憂，而且在蕭牆之內。

禮樂章

此因當時天下無道而發始之以有道終之以有道。可想見其感慨之深。獨言政不在大夫者明是目擊時弊而發刪正作兼天子諸侯說牽強。曰庶人不議隱然有自傷作春秋之意使天下有道我庶人也亦何爲耳。知我罪我之嫌而輕議天子之事乎。

祿去章

此卽以上章五世之理斷之。定公五年陽貨已囚桓子。子孫微當作已然看。故者旣事之詞。

三友章

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三。如此如此而友。

之則益矣。如此如此而友之。則損矣。只如此說。而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今人必重看友字。謂不友如何得益。不友如何得損。非不有意。却非當日語氣。三樂亦然。直諒等句。不與下三段作對。下章倣此。

三樂章

疑問云。禮樂主心上說。節者心一于正。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

三愆章

舊說以此章爲時然後言。以時說後言說上二句亦可未見顏色句未盡未見顏色不專在時已可言時說凡人之言須與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揚抑真有不可預先打點者於此不見則所言必不能中肯如孟子論卿王變色便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亦是見色發言之妙之一節。

三戒章

只時時心志爲主而不隨血氣轉移便是君子之戒。要知三戒只是一戒。輔氏云夫子教人以志氣之常馭血氣之變。管云戒亦有要乎曰克己復禮至

矣。其次持其志。毋暴其氣。

三畏章

或疑三畏不足以盡君子。假令君子塊守三物於胸中。不幾於執着乎。曰此人論君子之詞耳。君子則戒慎恐懼。無時不畏。無事不畏。人於天命大人聖言視之。而若見其有三耳。其寔三畏總是一心。非以一心貫三畏。而以三畏貫萬事也。疑問云。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實心體會。以求無愧於三者。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益。又云。三畏不必俱頂天命。俱頂天命。則是一畏。非三畏矣。朱子云。要緊全在知。

上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知雖有淺深。大抵在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

生知章

疑問云。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只重一學字。人心莫不有知。不待學而知者。惟生知耳。其次皆要學。學則皆可以至於知。唯困而不學。斯爲人品之最下者耳。苟知學焉。豈遽爲下哉。答問云。玩末句。斯字則二次字。非是言相遠。乃是言相近。謂皆可與生知同歸也。象山云。生知謂有生以來。渾無陷

溺無傷害。良知具存。非天之降才爾殊也。

九思章

許云。學者多言九思。只是一思。道理豈不如此。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反求而得其理也。假如視不亂視。一舉目則便思明。聽不亂聽。一傾耳則便思聰。思。明。思。聰。收。視。返。聽。始不爲亂色所蔽。姦言所惑。以至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莫不皆然。疑精斂神。常依天則。無輕動於血氣。無汨亂於嗜慾。此正所謂近思之學也。思者九而所以思者未嘗非一也。先儒謂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當知聖人之意。工夫自

不得不然。而或者以無事而思則妄想。臨事而思則無及者。此皆未嘗寔用其力。而徒爲影響之見。難以言學矣。心之官則思。方其未感。不能先設於中。而原非槁滅。及其有觸。自然應用於外。而非費矜持。故曰何思也。何慮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固非妄想於未事之前。而臨境絕不提醒。亦非檢束于應事之際。而支離有碍虛明。此思體也。然則何以獨言九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者。不過是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爲九耳。若論思之體。且不可言。而况於九。若其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

體自若也。况於九乎。

見善章

疑問補云。此章論人品不以自潔爲高。而以濟世爲大。蓋天之生人。要使有用於世。不使自潔其身而已。者。世有一項人。揀擇善惡。煞極分明。真知趨避。此比同流合污的。高出百倍。豈不足尚。然只結果得一個自身。未必能擔當世道。夫子說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合。殊不爲難也。等而上之。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砥礪名節。尋求所志。必欲爲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義時。又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

養爲大設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潔。此
聖賢豪傑其人。而世不多見者。故夫子說聞有是言。
未見有是人。以深致期望之意焉。俯仰古今。權衡人
物。夫子煞大有感慨在。志與道總是一件。但當其
隱居。不得不謂之志。當其行義。不得不爲之道耳。若
人者。只是素位而行。初不增一念於其間也。若窮居
而預擬設施。大行而動心掀揭。這便不是求志。便不
是達道。刪正云。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
愚疑此意。亦慨潔身之不難。而扶世之不多見。蓋有
感於沮溺丈人之流而發也。

齊景公章

王直云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爲政。景公莫之問也。觀其於牛山於路寢。一再與晏子感慨之言。直欲無死以長有之。不知其隨死而泯也。孰與讓國之夷齊。千古猶生也哉。故夫子並舉而嘆之。○此亦小有意。然只閒閒說。亦自雋永。

陳亢章

有意於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異其子矣。遠與異。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之妻章

張南軒云。春秋之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有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者矣。記者記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余意此等。必夫子平日所言。而門人記之無疑。亦見當日已無此稱謂。故夫子言之。門人記之。猶詩人陳古義以見今之不然也。